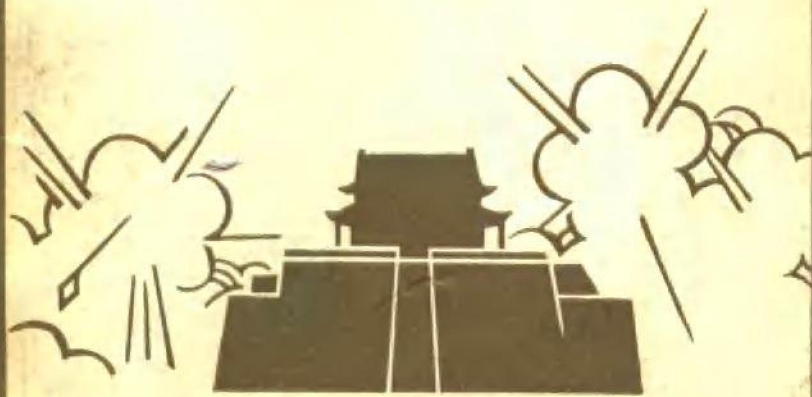


攻克汴京

亢君 魏世祥



攻克汴京

亢君 魏世祥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大32开本 19 $\frac{1}{2}$ 印张 388千字 6插页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0册

统一书号 10105.246 定价1.47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以一九四八年夏初，我军在关内作战解放第一个伪省会——开封，这一革命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小说。

在书中，作者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集中和典型概括，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我军解放开封、取得军事政治“双胜利”的历史真实；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坚决彻底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城市政策的高度自觉性；塑造了师长张平耀、连长童春亮、班长鲁大雷、战士焦震山为代表的我军指战员的光辉艺术形象。对开封地下党的同志、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代表人物也都写得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同时，把文物古迹、历历掌故、风土民情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之中，描绘得意趣盎然。

小说突出了“瓷器店里捉老鼠”这一主题；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精炼、清新；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

目 次

引 子	(1)
第 一 章	入城侦察	(17)
第 二 章	相国寺内	(33)
第 三 章	对 棋	(49)
第 四 章	牵“牛”	(65)
第 五 章	罢宴布兵	(82)
第 六 章	补衣歌	(101)
第 七 章	勇降铁甲车	(129)
第 八 章	汴梁西瓜	(144)
第 九 章	火攻邮政楼	(162)
第 十 章	突 破	(184)
第 十 一 章	“钢钉”	(206)
第 十 二 章	相对到深更	(233)
第 十 三 章	夜袭卧龙庙	(250)
第 十 四 章	上 钩	(275)
第 十 五 章	小毛驴与手电筒	(291)
第 十 六 章	黯 惊 魂	(313)
第 十 七 章	巷 战	(333)
第 十 八 章	深 情	(350)

第十九章	断案伪省府·····	(376)
第二十章	粮面行前·····	(393)
第二十一章	明珠·····	(413)
第二十二章	“单刀赴会”·····	(433)
第二十三章	巧取铁塔·····	(454)
第二十四章	“河大”风波·····	(474)
第二十五章	日暮吊古·····	(495)
第二十六章	“善园”救孤·····	(513)
第二十七章	“捕鼠”计·····	(534)
第二十八章	定心锣鼓·····	(553)
第二十九章	授旗·····	(571)
第三十章	龙亭飞兵·····	(589)
第三十一章	虎踞龙盘·····	(605)

引 子

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一个清晨。

红彤彤的太阳，一露脸儿就放射出火辣辣的光芒。东方天空，云蒸霞蔚。刚刚醒来的大地显得那么辽阔，那么壮观。

广袤的豫东大平原上，麦子刚刚收罢，留下了水纹般柔纤的麦茬。一望无垠的黄褐色土地上，泛起了白色的碱花，好像盖了一层严霜。贾鲁河、双泊河、惠济河、淤泥河，像干瘪的血管静静地流淌；微风吹过，泛起碎银子似的粼粼波光。

旷野里静悄悄的。这一带村庄稀少。有几句流传的俗话形容这一带的贫瘠：“涝了撑船，旱了晒盐，不涝不早，拉棍要饭。”这时，正是吃早饭的时候。地里看不到一个人影，也听不到一点从村里传出的鸡犬的声音。

可是，如果从高空望下去，就会发现一种异常的景象：在这方圆百十里荒凉的泛区土地上，好似有几道绿色的溪流在向前移动。它们蜿蜒奔腾，犹如带着盎然的春意和苏醒的活力，利箭一般射向东北方向，任凭什么障碍也阻挡不住。

这是我军的两支纵队。在豫东平原上，他们分成几路正向鲁西南挺进。

指战员们急行的脚步，蹙起了黄土路上的滚滚沙尘，弥漫浮动在干燥的空气里。一道道黄褐色的长长烟尘中，无数的枪支和刺刀，闪烁着明亮耀眼的光点；驮着迫击炮、弹药箱的骡马，昂首甩尾急促奔走；三四匹战马挽曳的加农炮、榴弹炮车，轮子辘辘转动；驭手威武地骑在马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兵器轻微的撞击声，沙嗒沙嗒的脚步声，嘚嘚沓沓的马蹄声，好似为这几支部队奏起的进行曲。随着这节奏明快的进行曲鸣响，无尽的烟尘，无尽的铁流，在浩浩荡荡地奔腾，奔腾……

在一支纵队的先头，和主力稍稍拉开了一段距离，行进着一个精悍的步兵连队。为首的青年指挥员，二十四五岁，中等个头，身板挺拔，可体的军衣，束着宽皮带，腰插驳壳枪，袖管捋在臂肘以上，大步流星地在领头赶路。他边走边回头望望后面的队列，微微拧起了浓黑的剑眉。

队列里扛机枪的大个子战士，看见青年指挥员的眼神，心里明白：连长对于行军速度还不满意。于是，他便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他这一提劲儿不当紧，身旁比他矮半截的弹药手，只得用小跑才能勉强赶上，和他并列前进。

弹药手喘吁吁地低声嘟囔：“于东海，你爹妈咋给你这么好的条件。我算倒霉，两腿紧捣腾，三步还撵不上你一步！”

于东海眨动幽默的眼睛，故意紧绷着脸说：“李二秋！你跟着我还算前世积德。要叫你跟着咱班长，只怕四条腿连骨碌带爬，也得被拉下！”说罢，把机枪换了肩。这挺意大利造的“卡吉盖世”机枪，在他威武宽阔的肩膀上，竟像玩具一样，显得那么轻巧。

李二秋听这么说，向后一看，只见班长鲁大雷，比于东海还要高出一头。走在队列里，赛似移动着座黑塔。这会儿鲁大雷后背和左右两膀背了三个背包，躬着腰不声不吭，耷蒙着眼皮，挪动两只蒲扇似的大脚板，噗嗒噗嗒地在黄沙土路上，留下了一步五尺的脚印。

弹药手咋咋舌头：“妈吔，简直是匹骆驼！”

机枪手笑道：“比骆驼还厉害。骆驼渴了，饿了，累了，还叫一声；咱班长就是身负千斤，日行百里，不吃不喝不睡，想让他吭一声，难！”

李二秋擦把汗，边走边说：“瞧，班长大概也瞌睡了。真的，累，倒没什么；就是瞌睡有点讨厌人。要能睡一会儿该多好。老于，你不困？”

“我？睡过了！”于东海一本正经地回答。

“胡扯！这一天一夜没住脚，你是咋睡的？”

“这就要看能耐了。”于东海眨眨调皮的眼皮，“刚才防空的时候，我趴在地下那一小会儿还做了三个梦呢！”

青年指挥员听到身后的这些低声谈论，心头不禁热乎乎的。多么好的战士啊！部队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宿营，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点井拔凉水，人不停步，马不停蹄地

往东北方向开进，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情绪高昂。全连、全团、全师、全纵队，上上下下，只有一个心思：快！快！按华东野战军首长指定的时间，奔到鲁西南，抓住邱清泉，配合由濮阳南下渡过黄河的野战军主力，围歼合击，吃掉它！

兄弟纵队这时候都正在大踏步前进！部队虽然极度疲劳，然而，前进的速度一点也不能减低。胜利，必须具有钢铁般的毅力和毫不动摇的决心，才能得到。青年指挥员想到这点，就下了严厉的命令：“往后传，快速跟上！”

细长条儿、麻杆儿腿、有着一张稚气的娃娃脸的通讯员赵胜利，知道连长这是对他讲的，便把命令清晰地传给了他身后的于东海；于东海传给了鲁大雷；鲁大雷再往后传……霎时，像收拢了一条无形的链条，把行军的行列压得紧缩了。

命令传到队尾。一个瘦筋棱骨的干部，肩上已经挎了三条枪，这时又伸手去搀扶脚上打了泡、走瘸了腿的战士往前跑。

那战士哀求说：“指导员，放开我！我能跑！枪让你背，还能再拖累你！”

指导员不听他这一套，毫不松手，却边跑边说：“王留根，你信不信？这回咱们打邱清泉会毫不费吹灰之力。”

老实巴脚的王留根不解地问：“为啥？”

“咱们增加装备了呀！你不是都当了泡（炮）兵了嘛！”

说得周围的战士都笑了，纷纷打趣说：

“王留根，打完邱清泉，给你这泡兵立一功！”

“对，泡兵光荣！王留根，加油！”

王留根禁不住也笑了。顿时，他两腿生风，竟然跑到了指导员的前头。

笑声里，还有些打泡的战士，好像一齐觉得脚底板上的那些玩意儿，骤然失去了折磨人的威力，走得轻快欢畅起来。

挑着炊具担子，走在最末尾的老炊事班长郭子厚，心里十分赞佩指导员李长河的这种工作方法。他觉得他们在支委会上关于行军政治鼓动工作的决议，李长河贯彻得是这样生动活泼；常常就在这样平常的笑声里，不知不觉地解决了人们的种种思想问题，传给了战士们昂扬的斗志和无比的力量。郭子厚是个“老革命”。他在这个连队当炊事班长，经历过三任连长和四任指导员。他亲眼看着刚入伍的小鬼李长河拉住衣襟缠住他要锅巴吃；而现在成了他爱戴的连首长。从这些事实，他体验到只有党，只有像亲娘似的党，才能这样出息人啊！

郭子厚忽然觉得心里很疚歉。于是，他加快脚步，把肩上的炊具担子弄得叮叮咣咣赶上来，走近李长河说：“指导员，把枪挂到挑子上吧！”

“中！”李长河痛快地应允着说，“可要有个条件。”

“说吧，都依你。”

“那得让我挑！”

说罢，李长河过来便要夺挑子。

郭子厚一把推开他：“去去去！别跟我来这一套！”接

着，叹口气，“咳，你不体谅我的心哪！三天三夜没能给同志们烧口热汤，我这叫当的什么炊事兵！”

李长河很动感情地说：“老班长！你这年纪，挑上这么重的担子，跟着队伍一步不拉，同志们望你一眼，比喝热汤心里还热，还长劲儿！”

果然，队列里有人喊道：

“向老班长看齐！”

“向郭子厚同志学习！”

“快！快！赶上距离！”

“速度就是胜利！”

沙沙沙沙！奔促的脚步踏在沙土道上像急骤的雨点。又是一阵沉默。不听人语，不闻马嘶。犹如衔枚疾走的天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平原上疾风流水般悄悄卷过去。

叭！叭！叭叭！

枪声！

正前方不远处一阵杂乱的枪声，打破了旷野的寂静。右侧前边一个看不十分清楚的小村庄上空，卷起了一股冲天的黑烟。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部队立即收住了脚步：都在谛听，都在猜测。笼罩在头顶上的空气骤然紧张得似乎凝固起来，好像只要有谁轻轻咳嗽一声就会引起爆炸。

有两个人，顺着队列，从后面往前飞跑。

战士们窃窃低语：

“营长上来了！”

“营长上来了！”

营长马成，浓眉环眼，络腮胡子，粗壮得惊人。他双手左右接着匣子枪和皮包，带着警卫员一直跑到队伍的最前头。

年青的连长指着说：“报告营长！前面那个村庄可能有敌人在糟害群众。我请求派出小部队去侦察一下！”

马成听了听零星的枪声，又看看那股浓烟，环眼大睁，络腮胡子一乍，骂到：“鬼！纯是跟老子捣蛋！”随即命令：“童春亮！你带一个排迂迴上去！要是少数猴毛子，给我干干净净地收拾了！如果是敌人主力，发起佯攻，牵住它的鼻子往西引！”

童连长拔出腰间的驳壳枪，高高擎起，向后喊道：“二排，跟我来！”

这一声喊像是具有奇妙的神力，使队列里转瞬间起了惊人的变化：打泡的不瘸了；个矮的长高了；耷蒙眼皮的露出双虎彪彪的眼睛；嬉皮笑脸的变得杀气腾腾；有的咔嚓一声上起寒光闪闪的刺刀；有的拔出腰间的手榴弹；有的平端起机枪，冲锋枪。哪里能看得出一丝半点这是经过三天三夜急行军的疲军，简直个个是肋生双翼的猛虎。在连长的率领下，二排腾挪跳跃，霎时间便消失在一道路沟里……

马成拄着腰，站在原地等待，还不时抬起腕子看看手表。半个小时过去了，前面既没有枪声，也没有响动。这比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战斗更令人惊讶！令人难耐！他焦躁地往来踱步，松暄的沙土上，被他踩出了一条浅浅的横沟。

战士们抱住枪，坐在路两旁的土埂子上休息。没有人唱歌，没有人笑闹。他们凭各自的想像力，都在猜测着连长和二排的同志可能碰到的情况和遭遇的战斗。

马成把指导员李长河从后面传上来，叫他掌握部队并与团长取得联系，他要亲自带着三排冲上去看看。

正在这时，忽然前面传来了嘹亮的号声。熟悉这号声的营长马成知道，这分明是童连长带去的小司号员吹起的继续前进的行军号。于是，他就让李长河整理部队。

战士们纷纷跳起来，在连指导员李长河的指挥下，迅速恢复了行军序列。当部队迈步前进时，战士们发现营长马成迈开虎步，已经走出好大一截子路了。

拐过一道干涸的淤泥河，从柳树行子里爬上堤坡，马成看见鲁大雷、于东海、李二秋、王留根和二排的其他战士押着几个俘虏，正在一座小村庄旁的路边等待。马成还看见自己的弟弟、平素腼腆得像大姑娘似的四班战士马功，腰里掖了一圈沉甸甸的手榴弹，大概一多半是刚刚缴获的；显然由于兴奋，圆脸庞红彤彤的冒着热汗。连长童春亮在排解什么纠纷。他似乎听到有人高声怒骂，还影影绰绰地看到有人挥舞着胳膊像在打架。

马成急步走到近前，才看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撕拽着个俘虏不放。那俘虏还是个娃娃兵。他歪戴着美式船形帽，脸上、手上、黄军装上沾满了斑斑块块的黄泥、锅灰和鸡屎。

老汉骂道：“你这个小蒋该死！中央军，遭殃军！天打

五雷轰！老百姓的粮食，抢去叫你们吃了嗓子眼儿长疔！……”

老汉骂不解气，又要扭打。

童春亮从中拦开，劝道：“老乡，他已经成了俘虏，咱们就要按政策对待他。我们要把罪过算在蒋介石头上，齐心打老蒋，解放全中国，为穷人报仇！”

马成对满脸怒气的老汉讲了俘虏政策，使他的怒气消下去之后，就把娃娃俘虏兵叫到跟前问：“你叫什么？哪一部分的？”

娃娃俘虏兵不合脚的烂皮鞋咋地碰拢后跟儿，带点和他年龄很不相称的流气回答：“弟兄叫徐元升，是住汴保一旅三团八连二排五班下等兵。这回出来抢东西全是上司的差遣，排长领着俺干的。他们规定每人要抢一布袋粮食，抓三只鸡，一头猪。没有猪打两只狗也行！……”

马成听了生气，恶狠狠地说：“老百姓骂你们是轻的！”

老汉道：“就是！要不是解放军政策管着，落到俺们手里，看不一顿钉耙抓钩楔死你！”

马成问老汉：“大爷，您贵姓？”

“免贵，姓邢。”

“这里是什么地方？”

“俺这村叫小邢湾，属通许县。同志啊，”老汉眼里转着泪花，“早盼望你们过来！俺这儿叫狗日的糟蹋得不像样子；官刮兵抢，鸡狗不宁，没一天安生日子！”

童春亮说：“邢大爷，别难过。蒋介石是秋后的蚂蚱，

蹦跶不了几天啦！”

马成问一个年纪大的光头俘虏：“你们来多少人？”

“回长官的话。就一个排，我是排长，弟兄们全在这儿，一个也不少。他奶奶的！——对不起，我是骂那些上头当官儿的。龟儿子们缩在开封，叫我们出来玩命！还说根本没有解放军大部队。他们瞎眼——。对，还没向长官报告清楚，枪支子弹一点也没扔，只放了五六枪吓唬老百姓。刚才还没看见人影儿，就一下子刺刀对准了胸口！我们就……就全过来了！”

李长河领着部队走过来。战士们听见这番妙述，逗引得全都哈哈大笑。

扬起灰尘的道路上，一匹快马在飞奔。那马抖动乌黑的鬃毛，四只银蹄好像不沾地的飞腾。马成和童春亮、李长河都认得，这是团长彭步龙的“乌云压雪”马。他们看团长策马向他们奔来，便一齐迎上前去。

“乌云压雪”飞到马成、童春亮、李长河跟前，彭步龙翻身下马，将马缰绳递给了身后随他飞马而来的通讯员。童春亮向团长彭步龙简要报告了刚才遭遇的情况和战斗经过。

彭步龙听了童春亮的报告，非常满意。他环视了一下个个精神抖擞的战士，激动地大声称赞说：“好！你们不愧是光荣的猛虎连！小老虎们，累不累呀？”

战士们齐打呼地回答：“不累！”

“困不困呀？”

“不困！”

“不累不困是假；可是，为了战斗胜利，我们要忍受住，克服它！应该做到毛主席教导的：我们这支队伍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

于东海拍着“卡吉盖世”喊：“团长，把觉让给邱清泉睡吧！等他好梦醒来，睁眼一看，我这支家伙早已对准了他的脑门儿！”

赵胜利喊：“到那时候我们再美美睡个舒坦觉！”

彭步龙微笑着诙谐而又风趣地说：“小鬼呀，不能睡！蒋介石还在南京等着你哩！”

李二秋俏皮地说：“不要紧！我睡觉不躺下，就像俺班长那样，行着军眼皮耷蒙着边走边睡，一气也能走十万八千里！不会让蒋介石等得发急的。”

鲁大雷嫌李二秋在团长跟前说话不严肃，厚嘴唇动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当他望望团长，见他脸上没有呈现出不满意的表情，便蹲下半截塔般的身躯，去系紧那双鲇鱼头似的已经张了嘴的大鞋上的鞋带。

彭步龙命令：暂时不去详细审问俘虏，不和零星的散匪纠缠，争分夺秒，继续快速行进！

队伍就要准备出发，继续前进，却见团部通讯参谋，喘吁吁跑到“乌云压雪”战马前，向彭步龙递上一张纸，报告说：“师部紧急命令！”

战士们想，一定是任务紧迫，需要加快行军速度，便纷纷整装：绑紧干粮袋，挎好手榴弹，扣皮带，系鞋带，准备利利索索地赶路。

谁知团长看了命令，眉峰上耸起疙瘩，对小司号员说：“吹号！就地休息，准备宿营。”

不要说战士们愣住了，童春亮和李长河也感到十分意外。

马成环眼圆睁，络腮胡子的脸更显得铁青黑沉，不相信地问：“什么命令？”

彭步龙内心比他更懊恼，没好声气地说：“你没长耳朵！”

马成急了：“怎么？怎么？叫半路停下来？邱清泉不打啦？三天三夜白走啦？到嘴的肥肉不吃啦？”

“谁说不打啦？”

“那上级叫干什么？”

“叫你睡觉！”

“我不通！”

“不通也得睡！”

“是！睡觉！”

马成没法，气呼呼地转身对警卫员喊：“你站住干什么？聋子！去叫各连连长来，布置睡觉！”说完，悻悻地走开。

彭步龙心里虽然也懊丧，可他相信师长的这道命令不是随便下达的。他十分珍爱马成的积极求战情绪，又为他头脑的简单粗直感到不安。这种简单粗直在勇敢的掩盖下，说不定会在千变万化的战斗中导致某种错误和损失。

彭步龙又看了看命令的后半部分，忽然意识到上级是在开始走一着棋。这着棋目前自己虽还悟不出它的奥妙，但是